

文化學習叢書

天下無難事

(學文化的故事)

張 隴 文 著

文化學習社編

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目 錄

一	打破第一道難關.....	1
二	腦子越用越聰明.....	6
三	各有一行.....	11
四	讀兩遍不如寫一遍.....	16
五	方法越來越多.....	21
六	不能打混.....	26
七	寫文章並不難.....	30
八	要帶動大家一齊學.....	35
九	互相學習進步快.....	39
十	周治文當上了學習模範.....	43

一 打破第一道難關

周治文是個共產黨員，今年二十五歲了，在一連裏當戰士。打仗、勞動、爬山、跑路，什麼都不怕，因為他很勇敢，還立過一次功。團結友愛做的也很好，可是要叫他學文化，他就怕起來了，他說：『俺從小放牛長大，腦袋瓜子像個石頭蛋子，硬是硬的很，衝鋒（讀充風）殺敵，槍子穿來穿去，俺都不怕，要叫俺記個字，就跟趕着鴨子上架一樣，俺可記不住。』他心裏總是覺得學習文化比什麼都難，自己是個老粗，拳頭大，胳膊（讀格博）粗，只能做用勁出力的粗活。學文化是件細活，咱可學不好。所以他一直硬着性子，不肯學習。

以後文化教員知道了他不願意學文化，原來是被『難』給吓（讀下）住了，便想辦法來打破這一關。因為怕『難』是學文化的第一關。這個關不打破，就學不好。如同我們打仗殺敵一樣，你要害怕敵人，便不能打勝仗；學文化也必須有信心才行。

有一天，文化教員手裏拿了一張報紙讓周治文看，周治文說：『上面像白紙上撒（讀「思啊」拚）了一大把芝麻，密密麻麻地，俺不識字看個啥，你別拿俺開玩笑啦。』

文化教員說：『不是叫你看文章，咱們（咱讀「資阿」拚）兩個數一數，看這報紙上有多少字……』

沒等文化教員的話說完，周治文便插嘴道：『這麼大一張，數一整天也數不清，俺可沒有這些閒工夫。』

文化教員說：『不是一個一個的去數，咱們找出一樣的字來排在一邊，看看有多少不同的字。』

說着，他們兩個肩膀靠着肩膀，便找起一樣的字來了。先找的是一個『軍』字。像是坐在火車上看風景，看到哪裏算哪裏，沒有細找，半張報紙上就有十幾個『軍』字。接着又找『人』字，隨便一找也是十幾個。

周治文覺得有點奇怪，便向文化教員問道：『這是怎麼回事？怎麼儘（讀進）在上邊印一樣的字呀？』

文化教員說：『看起來這麼一大張報紙，好像有幾萬字，可是把同樣的字排在一起，不同的總共不過千把個。』

周治文說：『千把個！？俺聽說報上說的事可多啦，一天出一張報，每天的事都不一樣，千把個字就能完成任務啦？』

文化教員說：『字的用處就和我們人一樣。不說別

的，就拿你來說吧！你在家裏當農民，可以耕田種地。當了解放軍，可以打仗殺敵人。在步兵連裏可以打步槍，機槍連裏可以打機槍，要是幹炊事員（炊讀『齒位』拚），又可以挑水煮飯（煮讀主），你一個人就能做這麼多的事。字也是一樣，比方我們剛才看的那個『軍』字，許多地方都用它，可是意思卻不一樣：有的是『人民解放軍』、『蘇聯紅軍』，有的是『參軍』、『志願軍』、『革命軍人』……。

這一說，周治文喜的不得了，就跟大熱天吃了一塊西瓜，由嘴裏涼到心裏，全身都覺得舒坦（讀書穩）。他把身子一聳說：『千把個字都學會了，那不是寫寫看看不用求人啦！』

文化教員說：『誰說不是呀！我們一天記兩個字，有一年半的工夫，寫信看書，幹什麼都不用求人了。而且字讀的越多，越覺得容易，快點一年就行了。你要懂了方法，記起來也容易，有的字一天可以記三個五個。』接着便在地下檢了一根木棍，一邊寫一邊說：『比方這個「人」字，就這麼兩道子，馬上就會讀會寫了。又比方田地的「田」字，在一塊地上劃個十字，再給它圍個方框，這就是「田」字啦。再拿打報告的「告」字來說，上頭的那一豎（讀樹）向下一拉，是個「牛」字，下邊四角方方的像人張開了嘴，就是個「口」字，一口咬掉了牛尾巴就是「告」字唄。』

周治文越聽越有勁，當他聽到一口咬掉了牛尾巴，



就是報告的告字的時候，身子一跳，捧（讀『潑翁』拼）着肚子哈哈地笑了起來。文化教員問他道：『學習文化難不難？』

他把頭一搖說：『不難！不難！你這麼一說，算是把我的腦筋（讀斤）給說開了。我實話對你說吧！俺不識字，處處受懲（讀必），吃的虧（讀『克位』拼）可大啦，心裏頭早就想學，因為怕難，自己便來了一個立正，鬧的一步也走不動了。』說到這裏，他和文化教員都笑了。他又接着問道：『文化教員，你看我能不能學好？』

文化教員說：『當然可以學好，只要你不怕難，有決心，我敢保你的險（讀『希煙』拼）。』

談到這裏，指導員找文化教員有事，把文化教員給喊走了。周治文一個人蹲（讀敦）在地下，嘴裏叨念着文化教員給他講的這些話，左思右想，不住的點着頭，自

言自語地說：『對呀！什麼事不是人學的呀！人家能學會，我就能學會。』從此便下了決心。

二 腦子越用越聰明

第二天周治文便拿自己的津貼，買了兩大張白報紙，訂了一個學習本子，另外還買了一枝鉛筆。

同志們發現他這樣做了，都覺得很奇怪，有的勉勵(讀免利)他好好幹，也有的和他開玩笑：『幾天沒吃肉，老周也想開洋筆(讀昏)啦!』

東一句，西一句，不管是好話是壞話，周治文一點也沒有聽進去。他腦子裏只想了一件事：不學習便罷，要幹咱就得規規矩矩地訂個計劃。沒有計劃，就像是盲人(盲讀忙)騎瞎馬，忽東忽西，忽緊忽慢，亂碰亂撞(讀狀)的就糟(讀『資教』拚)了，搞不好自己一鬆勁，來個一倒不起，可就耽誤了大事啦。想着想着便往文化教員的房子裏走去了。

文化教員招呼他坐下以後，見他手裏拿着一個學習本和一枝削得尖尖的鉛筆，便高興地問道：『你真的下決心學文化啦?』

『不是真的，俺買這幹啥！』周治文一面指點着手上的練習本子和鉛筆，一面堅決地答話。接着又說：『我心裏想訂個學習計劃，我說說你看行不行。要是好的，就請教員給我寫在這個練習本上，不好你再給我出主意。說的多了，俺怕做不到，所以只想了三條。』

於是周治文說着，文化教員便替他寫：

一、每天至少記兩個字，記不會不休息。

二、不懂的馬上就問，不裝懂，不做啞巴，不怕難為情。

三、上課好好聽講，不打瞌睡。

寫完以後，文化教員覺得他說的這個計劃很好、很具體，鼓勵了他一番，又特別強調地給他指出說：『學習主要的是靠自己，比方這個桌子上有碗肉，我說很好吃，你如果硬不張嘴，我也沒辦法往你肚裏饅。你的計劃很好，學習就不能怕難為情，不懂裝懂，自己欺騙自己，那就學不好了。我們是個老粗不要緊，毛主席可把我們當成寶貝疙瘩（讀格答）看哩！領導咱們打敗了蔣介石，革命還不算完，為了過好日子，還要建設好新中國。翻身要翻心，念書換腦筋，咱們要是老當有眼睛的瞎子，那可就完不成任務啦。』

周治文聽着文化教員的話，連連點頭，心中十分感動，便插嘴道：『真是，咱要是不好好學習，就對不起毛主席。教員同志，咱們有話慢慢說，以後時間長啦，你還

是先教俺兩個字吧。』

文化教員在周治文的學習本子上，寫了『人民』兩個字，反來覆去的講了好幾遍，並告訴他說：『你好好幹吧，以後字讀得越多，你會越覺得容易。有的字是幾個字湊起來的；有的以一個字為主，只在邊上加個水字旁或火字旁，便有兩種講法。就像我們吃麵條，麵條為主，放上肉絲是肉絲麵，放上炸醬是炸醬麵。』

周治文聽得津津有味，比喝二兩還痛快，連說：『懂了，懂了。』

自此以後，周治文學習非常積極。第一天學了兩個字，很快記住了。第二天學了三個字。這樣一天天地下去，有時候一天學四個字，有時候一天學五個字，最多的時候一天學了八個字。從筆劃少的到筆劃多的，由容易的到難的，一步步地幹下來，一星期學了三十多個字，平均一天學會五個。周治文高興的不得了，過去他以為自己太笨學文化學不會，自從自己下了決心，努力學習以後，不但沒有遇到學習的困難，相反的許多字像是傻小子吃『元宵（圓滑）』，一個一個跑到自己的肚裏來了。

日子一天天地過去，周治文的計劃完成了一個又一個。慢慢地他也摸到了一點認字的訣竅（讀『數要』拚），他發現了許多字都是好幾個字併起來的，比方姓張的『張』字，兩邊一分，一邊是弓箭的『弓』字，一邊是長短



的『長』字，學會了一個，同時就知道了三個。一大口是『吞』字，二月相併是朋友的『朋』字，日月相併是明亮的『明』字，學了新的，又溫習了舊的。有時候他便在自己的學習本子上練習寫字變花樣，比方姓王的『王』字，上面點一點是主人翁的『主』字；旁邊再加三點，是注意聽講的『注』字；頭上那一點去掉，又變成了『汪』字。周治文說：『戲法變到底，蔣介石眼淚汪汪，活該見閻王。』

有時候他也把生字編成笑話來記，當他學到晴天的『晴』字時，他說：『青天邊上出日頭（太陽），沒風沒雨的，當然是「晴」啦。』當他學到苦悶（讀『未悶』拚）的『悶』字時，他說：『把心關在門裏頭不透氣（選讀『特吧』拚），鬧情緒，不悶說啥。』

他就這樣地能分就分，能變就變，能編就編，一面學習生字，一面想點子說道理，心裏那股子高興勁，像

是泉水(泉讀全)直冒，他覺得自己的腦袋瓜子越用越聰明起來了。俗話說：『水不流發臭。』連裏同志說：『槍不擦生鏽(讀秀)。』周治文卻說：『腦袋不用像木頭。』自己學了文化，記下了許多字，好像知道了許多新東西，心裏覺得比前亮堂的多了。

三 各有一行

周治文自從開始學習文化以後，天天抓緊時間在生字上鑽（讀祖安拚）來鑽去，不懂就問。『學習』這兩個字，像是一個釘子，把他的心給釘住了。他時常像呆了一樣地盯住一個字看好久，他想：為什麼這個字要這樣寫，不那樣寫呢？

時間長了，生字也一天比一天讀的多了起來，他發現有許多字都是『石』字旁，有許多字都是『木』字旁，也有的是『丿』、『才』，還有『金』字旁的、『足』字旁的、『言』字旁的，很多很多。他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，自己想了半天，也沒弄出個名堂來。周治文對於自己的學習，從來不馬虎一點，就像我們拿着篙子去撐船，總得插到底才算。他自己想不通，便去找文化教員。

文化教員有個老規矩，每天吃完了午飯要到外面去解大便。周治文跑到文化教員的房子裏，一看空空的沒有一個人，轉身往指導員的房子裏跑，那裏也沒有；

周治文心裏有點急。通訊員小王看見他那個樣子便問道：『你找哪個？』

周治文說：『我找文化教員，你看見他沒有？』

小王說：『我看他從後門出去的，恐怕是解大便去了。』

周治文馬上也出了後門，到廁所裏找去了。這時候文化教員早已解好了，走大門回來了。

周治文把茅房找全了，也沒見到人，自己的問題不能很快地得到解答，心裏悶得慌。出去的時候，跑的滿有勁，三步當作了兩步走；回來的時候，兩條腿上像拴（樹安）拚）上了一塊大石頭，低頭皺眉（皺讀周），軟答答地可沒有一點勁了。走回到連裏，把各房子又找了一遍，見一個人問一個，都說沒看見。周治文心裏急的不得了，便自言自語的說：『怪啦！他能跑到哪裏去呢！』正在這時候，不知道是哪一個同志插了一句道：『是不是到俱樂部裏去啦。』這一句話像是一個石子打在水裏，水花四濺（讀尖），光亮一閃，周治文的心立刻被激動（讀急）得興奮起來，便迅速地跑到俱樂部裏去了。

原來文化教員解手回來，就到俱樂部裏看報去了。周治文一進門看見文化教員在這裏，連眼睛都不轉一下，高興地喊道：『文化教員，你可把我急壞了，找了半天找不到，我還以為你跑啦哩。』

文化教員笑着說：『看你慌的這個樣子，袖筒裏袖

棒錘，有啥話你就直說吧。』

周治文把他的問題一個個都告訴了文化教員。文化教員就把他提出的問題一個一個解釋（讀失）道：『有的字是金字旁或木字旁，這就好像開的兩個商店，一個是五金店，一個是木器店。五金店的東西，所用的原料和製出來的東西，多是用的金屬，比方金、銀、銅、鐵、錫是五金原料，製出來的東西如鐮刀（鐮讀連）、鋤頭（鋤讀除）、



鉗子（鉗讀『欺煙』拚）等，寫起來都掛一個金字旁。木器店裏的木料，如松樹、柏樹、樟樹（樟讀章）等，做出來的東西如櫥子、椅子、檯子、棍子、棒子等，邊上都掛個木字，其他什麼竹字頭、言字旁等等，也都是一樣的道理。』

『原來是敲着小鑼賣糖，各有一行。』周治文聽着文化教員的解釋，心裏的悶葫蘆慢慢地給解開了，十分高

興，嘴邊上不自覺地迸（讀翻）出了這句話。

『字裏頭的一行一業的字號，按規矩我們就稱為部首。』文化教員接着說：『部首的意思，就是我們看到一個字的字旁，就可以知道它有什麼用處，知道它是哪行哪業幹什麼的了。這也像是我們人，穿上了軍服是軍人，穿上了便衣就是老百姓。軍人裏又分陸、海、空軍。老百姓裏又分工、農、商等。比方這個「同」字，添上金字旁就是金、銀、銅、鐵、錫的「銅」字；旁邊加上個「木」字邊，就是梧桐樹的「桐」；如果裝上個「竹」字頭，就是吹火筒的「筒」或筆筒的「筒」；但是挑水用的桶，都是木頭做的，所以和這個筒字是有分別的。』

『那咱先把這些行業的字號記住了，再到裏邊去看貨，不是就走不錯門了嗎？』周治文提出了新問題。

文化教員說：『部首記熟了，可以幫助我們記字，幫助我們使用字。比方這個「包」字，我們在旁邊加上三點，我們可以知道是水泡的泡。如添（讀天）上衣（衤）字邊，就是人穿的衣服，長袍（讀跑）、旗袍等。添上食字邊，就是吃飽的飽。我們知道了一個包字，就有這麼多的變化。有時候自己不認識這個字，只看它的半邊，也可以猜（讀『此愛』拚）個七、八成。過去有人說秀才識字認半邊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有的字還可以互相借來用的，比方這個洞字，就不一定是水裏的洞才用它，牆跟下面的老鼠洞，人挖的防空洞，都是這個字。所以這個方法，也

只是說大部分是這樣，並不是完全是這樣。以後只要你努力學下去，各種字的關係，慢慢會搞熟的。』

周治文聽完了文化教員的講解，他覺得先弄清部首是很重要的。又過了些日子，讀到『家』字的時候，他想女人出嫁一定有個女字邊，如果沒有的話，我們說『出家』那不是要當尼姑嗎？自己這樣想，一問文化教員，果然不錯，他心裏十分高興。